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十二

起柔兆執徐七月盡疆圉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九年秋七月辛亥飛蝗過京城帝詣玉清昭應宮開寶寺靈隱塔焚香祈禱禁宮城音樂五日先是

帝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徧於郊野視蝗多自死者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灾灾弭幸也又何賀焉衆皆力請之旦固稱弗可乃止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庭間者帝顧謂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也

呂中曰灾異非所以愛君也而董仲舒以為天心之

仁愛蓋君之所以自愛實災異警之力也當羣臣爭獻符瑞之時而徐兗之水江淮之旱內城之火京師之蝗間見層出非人臣不知愛君而天愛君乎

詔前降德音賜酺宜俟來春 乙卯分命內臣與轉運

使諸州通判職官按視蝗傷苗稼以聞仍許即時改種悉除其租申禁宮城音樂十日 上封者言蝗旱由大

臣子弟恣橫所致詔曰朕勤遵治化用致洽和而近以蝗蝻傷於苗稼考前書之所記由部吏之侵漁屬者郡

縣之官冒法不檢子弟之輩怙勢肆求民實怨嗟氣用
堙鬱俯從輕典恐長弊風自今士大夫各務敦修更思
教勗姑念保家之美勿貽敗類之羞苟撥顯尤難從末
減仍令所在官司謹察視之 甲子詔禁京城音樂盡
此月 詔自今天下羣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無得侵
擾客戶遇災沴即蠲省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
納職田以助賑貸帝曰朕以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
足用責其清謹耳奇未曉給田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

款在外官屬所占職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或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無告遂罷竒奏降詔申勅焉

八月令江淮發運使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饑年賑濟 己巳中使張文昱等言分路檢視蝗傷民田約十分之一二帝命所定蠲稅分數更加優厚 丙戌帝親製

玉皇聖號冊文召輔臣同觀自禁中具儀伏迎薰赴大安殿摹寫刻玉 樞密使同平章事陳堯叟罷為右僕射堯叟以久疾求領外任從之尋命判河陽月給實俸

歲賜公使錢百萬堯叟入辭別賚錢二百萬又作詩餞其行堯叟偉姿貌彊力奏對明辨多任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云 丁亥以向敏中使回宴近臣

於長春殿不舉樂閔雨也 壬辰羣臣請受尊號冊寶

表五上從之 九月甲辰兵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罷

為平江節度使謂上章請外即授本鎮旌鉞以寵其行

尋命謂知昇州謂請歸拜墓許之

考異謂忽請外任當有說而實錄正史皆

不載疑此未得其實

丙午以翰林學士陳彭年為刑部侍郎王

魯為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知白為給事中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任中正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魯知白彭年等與王旦同在中書嘗乘間謂旦曰魯等拔擢至此公力也願有所裨補旦曰願聞之魯曰每見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魯等俱留帝驚曰何事不與王旦同白魯等乃以前說聞於帝帝曰所行公否皆曰公帝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

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曾等退而謝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益畧不介意

右諫議大夫凌策自成都代還帝將擢任之會策已病帝謂王旦曰策有才用治蜀敏而能斷旦曰策性質淳和臨莅疆濟帝曰然於是命為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丁未曹瑋言嘉勒斯賚宗格等率蕃部兵三萬餘入寇至伏羌寨都谷即領軍擊敗之逐北二十餘里斬首千餘

級生擒七人官軍被傷者百六十人陣沒者六七十人
詔賜瑋及駐泊鈴轄高繼忠都監王懷信錦袍金帶器
幣將校立功者第遷一資仍賜金帛陣沒者卹其家先
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書徐謂迪曰曹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誰可代瑋者對
曰瑋知嘉勒斯賚欲入寇且窺閩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
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
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耶今關右兵多可分

以赴瑋帝因問關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內侍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嘉勒斯賚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瑋捷書至帝謂廸曰卿何料之審也廸曰嘉勒斯賚大舉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考異司馬光記此事多差誤今不取並依

本傳

呂中曰嘉勒斯賚李繼遷均之為西蕃首領也惟朝廷
與繼遷以國姓則繼遷驕與斯賚以官則斯賚叛蓋
無駕馭之道而徒施羈縻之術所以長其驕而速其
叛也若曹瑋者可謂良將矣能知斯賚之必叛策德
明之可圖料元昊之必反此其智豈徒決兵家之勝
負而已哉

庚戌以不雨罷重陽宴令諸路轉運使督民焚捕蝗蝻

時以愆亢有龜山僧智悟就開寶寺福聖塔斷左手祈
雨是日雨降自秋不雨帝憂形於色減膳撤樂徧走羣
望及是霑沛中外欣慶分遣官致謝於所祈處上作甘
雨應祈詩近臣畢和 詔諸州蝗旱今始得雨方在勸
農所宜省事凡諸營造悉罷之 己未詔諸州縣七月
以後訴災傷者准格例不許今歲蝗旱特聽受其牒訴
青州言飛蝗投海死海水所激積於岸側凡百里 所
修玉局觀上青宮悉罷 詔災傷州軍有以私廩賑貧

民者二千石與攝助教三千石與大郡助教五千石至
八千石第授本州文學司馬長史別駕 庚午內出北
面榆柳圖示輔臣數踰三百萬帝曰此可代鹿角也雄
州李允則頗用心於此朕嘗詢其累任勞課書歷否對
曰設官本要莅事但當竭力何得更謀課最此言亦可
嘉也 先是六月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蝻繼生彌覆
郊野食民田殆盡七月過京師羣飛蔽空延至江淮南
趣河東及霜寒始盡飛蝗之過京城也帝方坐便殿閣

中御膳左右以告帝起臨軒仰視則蝗勢連雲障日莫見其際帝默然還坐意甚不懌乃命撤膳自是聖體遂不康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聖祖徽號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靈宮著為定式己卯王欽若表上翊聖保德真君傳三卷帝製序初祠部員外郎呂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峻急工徒至

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疏請緩役從之又言
盛冬挽運艱難宜須河流漸通以兵卒番送及代歸帝
謂曰觀卿所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乃擢刑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
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冠準判永興
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
急是欲中傷準耳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帝從之先是
丁謂力庇李溥主行新法言不便者雖衆謂持之益堅

及謂罷政羣議復起帝謂王旦等曰茶鹽之利要使國
用贍足民心和悅卿等宜熟思之旦等曰此屬邦計欲
選官與三司再行定奪臣等參詳可否奏裁帝曰卿等
宜即具詔明述恤民之意丁酉遂下詔言茶鹽等一依
常例更不別生名目致有疑誤虧損 十一月甲辰三

司言諸司欠商賈飛錢欲罷來年官市絹償之詔發
內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 河西節度使石普上言

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嘉勒斯賚欲

陰報曹瑋請以臣嘗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先是
帝方崇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
萬以贍國用遂忤帝意於是帝益以普言踰分而樞密
使王欽若因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欲遣使就劾
宰相王旦請先召還命知雜御史呂夷簡推鞠獄具集
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坐私藏天文罪應死詔
除名配賀州遣使繫赴流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
輕躁干求不已既懵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朕

以先朝故每容忍之而普言益肆錄其微效俾貸極典
聞普在流所思幼子輒泣下流人有例攜家否王旦等
曰律無禁止之文詔許挈族以行尋命房州安置增屯
兵百人守護之普僮有膽略凡預計伐聞敵所在即
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衆伏其勇
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厯推步之術壬子以知秦州
曹瑋為秦州都部署依前兼涇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
安撫使以禮部郎中李及為太常少卿知秦州時瑋數

上章求解州事帝問王旦誰當代瑋者旦薦及可任帝
即命之衆議皆謂及非守邊才秘書監楊億以告旦旦
不答及至秦州州之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
晝掣婦人金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
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
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
道其事且言旦知人之明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
也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中此固當斬烏足以為異

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在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戎
羌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
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
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考異李燾曰此事據司馬光記聞然光謂瑋在秦州七
年及以樞密直學士代之則誤及代瑋知州事耳瑋總
兵馬如故旦瑋去年九月方自渭徙秦其在秦才一周
歲實未久也及為密學乃天禧四年正月今但為太常
少卿瑋雖總兵馬而及知州事禁軍白晝盜民物守臣
固可斬不必為主將也光又云及為主將蓋誤以及即
代瑋總兵馬者故云爾今畧
刪改使不相抵牾更須考之
乙卯詔改來年元曰天

禧 十二月戊戌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袞服二
聖絳紗袍於文德殿帝致齋於崇德殿己亥酌獻訖奉
天書及玉皇寶冊袞服赴玉清昭應宮聖祖寶冊僊衣
赴景靈宮帝遂宿齋於玉清昭應宮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奉天書升太初殿行薦
獻禮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又詣二聖殿奉上絳紗
袍奉幣進酒諸路分設羅天大醮是日帝齋于景靈宮
壬寅奉上聖祖冊寶仙衣于天興殿禮畢車駕還內羣

臣入賀于崇德殿 丙午詔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

書之禮 庚戌親饗六室是日帝齋于南郊之青城辛

亥奉天書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並配還御正陽門大

赦天下賞賜如東封例免災傷州軍見欠田租及和糴

減荆湖南路鹽價蠲天下逋欠雖盜用經三十年者亦

蠲之遂御天安殿受尊號冊寶 乙卯帝與羣臣讀天

書于天安殿 戊戌詔以四月一日為天祺節其制度

悉如天貺

考異天祺節宋史作天祥
今從長編及東都事畧

丙寅命宰相王

旦為兗州太極觀奉上册寶使 己巳給事中孫僅卒

帝曰僅篤于儒學性端慤中立無競深可惜也命遷其

子官 二月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 庚午詔賑

灾發州郡常平倉 壬申帝御正陽門觀酺凡五日

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他職每

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及三年則絀其

不勝任者 戊寅內外官並加恩 帝作三惑論三惑

歌併注仍續畫刻板摹本以賜輔臣 發常平倉粟出

糴以濟貧民京市物貴故也 丙戌帝齋于長春殿

丁亥設元天大聖后版位于文德殿帝親酌獻拜授冊
寶於王旦仙衣于趙安仁旦等跪受奉以升輅具鹵簿
儀衛所過禁屠宰二日官吏迎拜至兗州遣官三十員
襁褓前導奉冊日帝不視朝 庚寅進封李公蘊為南

平郡王 辛卯召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宣
和門之北閣待制查道李虛已李行簡預焉自是聽政
之暇率以為常因數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所怨昵必

盡稱道其長人推其長者 初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
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簡尺帝怒欲
盡付御史按罪王旦具請以歸翌日白上曰此人之常
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舊所占問者進曰
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下獄帝曰此事
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
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大
臣有欲因是以擠已所不快者力請究治帝令就旦取

書旦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己亥刑部侍郎
參知政事陳彭年卒帝聞之即幸其第涕泗良久贈右
僕射諡文禧錄其子孫甥姪彭年敏給彊記尤好儀制
公革刑名之學平居手不釋卷屬詞頃刻而就未嘗抒
思自升內閣即以翰墨為己任不欲領他務及李宗諤
卒楊億病退彭年專其任事務益繁愈勤職以固寵手
披簡策口對賓客及胥吏白事滿前或密答詔問曉夕
若是形神皆耗及卒帝甚追悼其妻每入謁多獲賜賚

然彭年素姦諂時號九尾野狐在翰林日嘗詣中書謁
宰相王旦辭不見翌日復至自言有事當啓白旦諭令
見向敏中他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順
目索紙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
進取耳始彭年仕未達求為大理寺詳斷宮張齊賢時
當國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
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齊賢云云據王
皞百一編附見 戊
午以樞密使王欽若為會靈觀使會靈初置使命參知

政事兼領於是王魯次當為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
意欲得此魯因懇辭焉帝頗不懌謂魯曰大臣宜傳會
國事何遽自異耶魯頓首謝曰君從諫為明臣盡忠為
義陛下不以臣鴛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
也考異李燾曰葉清臣王魯言行錄魯緣此罷政及中
謝日具述欽若欲自領使上意大悟于是欽若出知
餘杭然欽若之出蓋
不因此詔也今不取庚申免潮州逋鹽三百七十餘

萬斤江南提點刑獄范應辰上言伏覩辛亥制書常
赦不原者咸除之臣謹按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

之疑有赦今姦凶之輩密料赦期肆其殘酷方合正典
刑而遽逢霈澤配為卒伍皆給衣糧又何異賞人為盜
耶較諸疑則赦之諒有殊矣望自今凡有知赦在近而
故為罪戾者死罪已下遞減一等斷之帝曰先帝因郊
禮方議肆赦致齋之夕有朝士秦再思上書願勿赦且
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先帝頗疑之時趙普
為相因入對言曰聖朝開創已來具存彛制每三年郊
祀即覃肆眚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至若劉備偏

據一方區區用心臣竊為陛下不取先帝善其對赦宥之文遂定應辰發論頗見盡心然全無赦宥亦恐難行張知白曰古人所謂數則不可無之實難斯為確論也

是春京畿旱 夏四月庚午王旦至自兗州言曹濟

徐鄆州廣濟淮陽軍每年船運上供斛斗三十七萬石去歲蝗旱望免夏稅一料支移詔可 乙亥出聖祖神

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曰永

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絳囊漆匣
帝親題署之 壬午賜進士楊偉及第賈昌朝同出身
大禮之初貢舉人獻頌者甚衆詔近臣詳考惟偉及昌
朝可采故召試學士院而命之 甲申命龍圖閣待制
查道知虢州將行帝御龍圖閣飲餞之時虢州蝗災道
既至不俟報出官廩米設糜粥振饑者發州麥四千斛
給農民種所全活萬餘人 乙酉以著作郎劉煜為右
正言時准別詔置諫官煜首預其選上曰諫官御史當

識朝廷大體乃為稱職煜溫叟之子也嘗知龍門縣羣盜殺人煜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亡去皆斬之衆伏其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因對帝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煜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盜賊間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嘗出法外也帝然之曙峻法以繩盜賊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衆股慄居數月盜賊屏竄蜀民外戶不閉嘗有卒夜告其軍謀亂者曙立辨其偽斬之民安其政以

比張詠號前張後王

呂源曰天禧之前羣臣百執事皆得言事不專主于
臺諫之臣也真宗既因浮議創建言官于是首擢劉
煜次用魯宗道奏䟽並令親書許通進司進入時煜
與宗道多以瑣細之事塞責真宗嘗有不悅之辭自
是而後朋黨興矣

五月甲辰太保平章事王旦以疾求退旦登柄用凡十
八年為相一紀謙退周謹每遷官受賜常有愧避之色

素羸多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自東魯復命益
懼瘠不任趨謁連拜章求解帝優詔褒答繼以面諭戊
申制授太尉兼侍中聽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
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聞命愈恐家居不出手
疏懇請去位且言私門百口屬疾將遍欲退身以息灾
咎今加此峻秩則是愈增罪釁辭意堅苦

考異實錄云
旦奉詔詣便

殿占謝固讓新命據本傳及神道碑並
云旦不出也恐實錄未可全信今不取

又遣其子詣向

敏中附奏乃詔止加封邑其餘優禮悉如前制己酉熒

惑犯太微 詔以仍歲蝗旱遣使分路安撫 以高郵

軍民荀懷玉為本軍助教以其出米麥三千解濟饑民
故也仍許自今為例 丙辰開封府及東京陝西江淮
兩浙荆湖路百三十州軍並言二月後蝗蝻食苗詔遣
使臣與本縣官吏焚捕每三五州命內臣一人提舉之
西京應天禪院太祖皇帝神御殿成為屋凡九百九
十一區已未命宰相向敏中為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
都知張景宗管勾迎奉左諫議大夫戚綸告永昌陵

以秘書丞燕人魯宗道為右正言用新詔也 殿中侍御史張廓言奉詔京東安撫民有儲蓄糧斛者欲誘勸舉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為受理從之 契丹蕭和卓伐高麗不克而還 六月丙子右正言魯宗道言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漢宣帝凡拜刺守相必親見之考察其言觀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宜令大臣延之中書察其應封考其臧否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鑒聞望臣僚

主遣之能否之間各知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又審
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
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 庚辰發運使言真
州等處轉般倉及江浙上供米二百二十餘萬斛欲留
逐處以濟闕乏從之 盜發後漢高祖陵論如律并劾
守土官吏遣內侍王克讓以禮治葬知制誥劉筠祭告
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樵採之禁 甲申以武昌
節度副使邊肅知光州用辛亥郝書也時刑部奏其元

犯帝曰肅在邢州日方契丹侵擾屢詔令棄城入保肅能固守頗著誠效雖冒賄賂亦累該赦宥矣故特授以郡向敏中嘗謂王旦曰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旦曰為近臣坐賊豈得便陞進耶敏中語數及之旦曰旦非於同年無情公若欲用之須旦死可也敏中乃已詔金部員外郎提點中書制勅院五房公事劉明恕自今遇慶節大禮許依樞密副都承旨例進奉上壽仍赴宴會始更舊制也

考異祥符六年二月王旦言其不可王曾言行錄云堂吏劉明恕宰相以其服

勳歲久官為望郎引拒密都承旨例將異其禮公以政府表則之地不可廢舊章乃議羣吏晨謁之際獨俾陞階復授恩例改三品服公皆以為不可由是止今先謁於階阼之前其後又議謹擇堂吏將以進士策名者充選公曰我朝承有唐故事設此科謂之將相科豈當屈以趨走吏耶衆皆報服而止

秋七月辛

丑以蝗蝻再生遣官分禱京城宮觀寺廟仍令諸州公署設祭壇 己酉右正言劉煜魯宗道等言每有章疏例於閣門投進事頗非便欲於通進銀臺司進入從之又言章疏例須手寫伏緣筆札不精慮瀆聖覽詔宜令親書 王旦以病堅求罷相甲寅召對滋福殿左右掖

扶而升帝觀其瘦瘁憫然曰朕方欲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命皇子出拜旦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獨凌策李及旦退復上疏請去位

帝乃許之

考異李燾曰旦遺行錄及神道碑並稱皇太子按此時未建東宮今但稱皇子會要亦稱

皇太子又以為祥符九年事尤誤也

丁巳以旦為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宮

使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上尚書省旦端重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莅

事莊厲不可犯其為宰相務遵法守度重改作善于論
奏言簡理順每與同列論事帝前或枉正相戾雖未嘗
廷爭然自守直道不為曲辯所遷有識畧善鎮定大事
其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居家賓客滿堂必察其
可言及素知名者別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
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以薦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
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乘間
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

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
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彼無
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旦被人謗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
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當國歲久帝
益倚信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議必曰王旦
以為何如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契丹嘗於歲給外別
假錢契旦請以所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
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

六萬事屬微末令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比當是時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 三司請依常歲于開封府界均買草千餘萬圍帝以螟蝗為害慮煩民力令中書樞密院議其可否向敏中曰國家監牧馬數萬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厰耳王欽若曰敏中之論實為便利臣請別具條奏帝可之

呂中曰國初之馬市之於戎而養之于官自天禧以

後向敏中建議不欲養之于官而養之於民夫市之于戎則中國蒙其利養之于民則生民蒙其害今養之于民固外既也然惜一時之費而忘百年之備緩急將何所恃哉不惟有害于民而且無益于官此說一行王荊公所以有保馬戶馬之法也

八月庚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為左僕射平章事先是帝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

南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帝遂止及旦罷宰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故遲我十年作相

呂中曰康節在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曰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南人當國自欽若始不待王公旦而後見也然國初三陽方長則南不足以勝北熙寧一陰潛萌則北不足以勝南此風氣推移人才消長之候也

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國初以來三公不
兼宰相無赴上之禮帝優寵大臣特有是命然旦終以
病不赴 帝以先所遣按巡諸路使者方屬西成或妨
農事乃悉召赴闕所在百姓委長吏倍加安撫無令輒
有騷擾 丙子詔京城禁園草地聽民耕牧 丙戌以
都官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浦城黃震為江淮兩浙
荆湖制置發運使賜金紫先是李溥出自三司小吏為
發運使十餘年姦賊狼藉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

上書自陳辭頗憤激帝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
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
既至發溥姦賊數十事詔遣御史閤門祗候各一人按
劾之震嘗通判遂州會有詔特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
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守曰朝廷豈忘
東川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庫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
而詔至丁亥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官院不在磨
勘之例九月上與宰相議省吏員向敏中曰太祖太

宗朝閣門祇候不過三五員宣蕝贊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祿廩至厚地望亦優其間不無濫被升擢者願賜裁損帝曰此蓋相承為例當漸減省之 癸卯給事中參知政事王魯罷為禮部侍郎初魯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帝意不懌及欽若為相因欲排異己者數譖之會魯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魯令人舁土置門外賀氏入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遂罷魯政事魯既罷往謁王旦旦疾甚辭勿見既而語其家人曰王

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忤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稍忤上意即蹶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以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李迪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依前會靈觀副使先是迪嘗獨對內東門帝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仍歲旱蝗帝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收復西北故土且以備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

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
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廸曰天子于
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帝悅廸
又言陛下東封時勅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
為行宮才令加塗蔬而已及幸汾毫土木之役過往時
百倍今旱蝗之灾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以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
戊申以蝗罷秋宴己酉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

卒前數日車駕幸其第留帝手自和藥并著藥粥賜之
後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作奏畢自益四句云
已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亟令舁至內
闈有詔不許還至門旦已卒旦與楊億素厚善病革延
至卧內請撰遺表且言忝為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為
宗親求官止叙平生遭遇願帝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
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云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勿
為厚葬以金玉置柩中時年六十一帝遽臨哭之廢朝

三日優詔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曰文正錄其子弟姪外孫門人故吏授官十數人及諸子服除又詔各進一官旦性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帝欲為治之旦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每有賜予見家人列置庭下輒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被服質素家人服飾稍過即瞋目不視有貨玉帶者子弟以為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生平不置田

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耳
兄子睦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旦曰我嘗以太盛為
懼豈可復與寒士爭進至其沒也子素猶未官婚姻不
求門閥事寡嫂有禮與其弟旭友愛尤篤留意文雅及
近世典章官族敦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德風咸平初
旦聞李沆之言猶未深信及是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
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真
聖人也祥符間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

寢疾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為過莫
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
為不可乃止

考異龍川別志又載旦買妾及問沈氏銀器事按旦最以清儉著稱恐此亦未必然

今不取

呂中曰嘗究觀國朝自天禧以前一夢一契之謠未
興也大范小范之名未出也四賢一不肖之詩未作
也君子小人之黨未分也而張詠孔道輔馬知節之
徒自足以養成天下之氣節胡海陵之學未興也穆

尹之古文未出也三蘇父子之文章未盛也二程兄弟之學業未著也而楊億王元之之文自足以潤色國家之制度蓋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抑浮華而尚質實獎恬退而黜奔競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謹政府有王曾之重厚臺諫有魯宗道之質直相與養成渾厚朴實之風以為天聖景祐不盡之用雖搢紳之議論臺諫之風采道學之術科舉之文非若慶厯以來炳炳可觀而紀綱法度皆整然不紊兵不驕財

不置官不冗士不浮雖慶厯之盛亦有所不及也

詔自今特旨召試者並問時務策一道仍別試一賦論
或雜文一首 癸亥上封者言國子監所鬻書其直甚
輕望令增定帝曰此固非為利政欲文籍流布耳不許
右正言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
但以念誦為工罔究大義帝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
兼取策論諸科有能明經者別與考校可申明之 冬
十月壬申諭諸州非時灾沴不以聞者論罪 十一月

辛亥翰林學士李維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迎奉聖像記二十卷奉祀記五十卷詔褒之賜器帛有差 乙卯幸太一宮大雪盈尺帝謂宰相曰茲固豐稔之兆但慮民力未充失於播種卿等其設法振勸勿遺地利 十二月丙子知制誥盛度等言奉詔蠲放逋欠凡九百四十三萬所釋萬五千五百人 庚寅玉清昭應宮判官禮部郎中知制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郎知黃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有鈎距竦浸顯多內寵與

楊不睦楊與弟媚疏疎陰事竊出訟之又疎母與楊氏
母相詬詈皆詣開封府以聞下御史臺置劾仍令與楊
離異壬辰遣使緣汴河收瘞流尸從淮南轉運使薛

奎請也

考與范鎮東齋記云天禧初薛簡肅公為江淮
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

竭矣辭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按奎除淮南轉運
乃天禧元年十二月其年九月王旦已卒王曾亦先罷
既矣除發運人在二年二月恐鎮誤也當是
旦語張士遜事見祥符元年四月今不取

是歲諸

路民饑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三至五

詳校官檢討_臣德生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_臣陳墉

謄錄監生_臣張廷楹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十三

起著雍兆祥正月盡屠維協洽廿二月凡二年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天禧二年春正月乙未朔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江陵溪魚皆凍死己亥以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兼尚書右

丞左右丞兼中丞始此

考異會要以爲去年十二月今從百官表

庚子芝

草生真遊殿

考異宋史作乙未今從長編

及皇后所居崇徽殿帝作

歌詩示宰相

辛亥幸元符觀資善堂宴從臣及壽春

郡王府官屬出御製賜壽春郡王恤黎民等歌元符觀

資善堂等記頌并出壽春郡王詩什筆翰示宰相 戊

午王欽若等上天禧大禮記四十卷 己未詔諸路灾

傷州軍並設粥賤糶官粟以惠貧民 二月丁卯以昇

州爲江寧府置軍曰建康命皇子壽春郡王爲節度使

加太保封昇王先是宰臣屢言王性聰悟好學樂善孝謹彌篤迥然老成而未正封爵中外人情咸所屬望願

早議崇建帝謙讓久之洎固請再三乃許焉

考異以昇州為江寧

府號建康軍據實錄在丁卯後一日今從本紀先書之

戊辰以壽春郡王友張

士遜崔遵度並為昇王府諮議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晏殊為記室參軍庚午右正言劉焜請自今言事許升

殿面對從之壬午對右正言劉焜魯宗道于承明殿凡八刻三月壬寅帝謂宰臣曰近日疆陲肅靜民亦

安阜何敏中對曰陛下以德綏懷無遠不服但邊境雖安而兵數未減慮多冗費帝曰今京師兵可議裁減存其精銳敏中等曰軍額漸多農民轉耗近准詔已住召募或斥去疲老則冗食漸少帝曰卿等常宜講求務在經久也

富弼曰兵之不出于農久矣近代養兵之法一係名籍非老不去一兵歲約五六十緡則其中豈容冗乎臣聞太祖得周代之兵及平蜀棟成十萬蓋要人

精銳也太宗添兵止三十餘萬真宗添兵至五六十萬尚慮耗費財用自慶厯以來添兵至百餘萬不擇精銳而去冗雜非經久之計也

甲寅右正言魯宗道言大辟罪如婺州訛言者望自今精加按覆帝出其狀以示輔臣且曰自今當詳議者更加審細貴無濫也宗道每有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宗道因對自訟曰陛下所以任臣者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竊媿尸祿請得罷斥帝慰諭良久他日

念之因題殿壁曰魯直 丙辰帝謂宰相曰雨足麥
茂豐稔可期貧乏之民事須拯濟詔州縣先貸貧民
糧種止勿收 夏四月乙亥詔江淮方稔宜令更留
糧儲三二百萬石以充軍食免其擾民 庚寅降天
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災傷地分去年夏秋稅及
借糧種悉與除放今年夏稅免十之三大名府登萊
濰密青渭州免十之四不得折變支移欠負物色未
及依限科校候豐熟日漸次催納諸處造上供物

追集百姓工匠有妨農業並令權罷如係供軍切要者

候次年奏議 閏月癸卯知樞密院事馬知節罷為彰

德軍節度觀察使

考異史作留後令
從宰輔編年錄

戊申獎州團練

使李溥坐貪猥責為忠正節度副使初黃震發溥姦賊

遣御史鞠治得溥私役兵健為姻家吏部侍郎林特起

宅又附官船販鬻材木規取利息凡十數事未論次會

赦有司以特故不窮治大理寺詳斷官考城劉隨請再

劾之卒抵溥罪隨嘗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

柵壞輒易之頗困民力隨令環植柳數十萬株使相聯屬以為限界民得不擾屬縣令受賊幣獄隨劾之益州李士衡因為令請隨不從士衡怒奏隨苛刻罷歸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求隨為繩按之既罷夷人數百訴于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皇城司言拱聖營西南真武祠泉涌祠側汲之不竭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祥源觀士女徒跣奔走瞻拜判度支勾院河南任布言明朝不宜以神怪銜愚俗不報

五月甲子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徐王元偓薨帝臨奠
慟哭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鄧王諡曰恭懿 丁卯命宰

臣王欽若管勾修祥源觀事右正言劉煜言前世傳聖
水者皆詭妄不經今盛夏亢陽不宜興土木以營不急
疏入不報 丙戌河陽三城節度使張旻言近聞西京

訛言有物如帽蓋夜飛入人家又變為大狼狀微能傷
人民頗驚恐每夕皆重閉深處至持兵器捕逐詔設茶

醪禳禱 契丹以張儉守司徒兼政事令

考異通鑑續編云以儉為

政事令今從遼史 儉端慤不事外飾初為雲州幕官故事車駕

經行長吏當有所獻契丹主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
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契丹主
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及聞儉名始悟因召見容止
朴野訪及世務因奏二十餘事皆合旨由是眷注日隆
竟至宰相 六月乙未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乙巳

京師民訛言帽妖至自西京民聚族環坐達旦叫譟軍
營中尤甚帝慮因緣為姦詔立賞格募人告為妖者既

而得僧天賞術士耿概張罔等鞠之並坐為邪法棄市
其連坐配流者數人然訛言實無其狀時自京師以南
皆重閉深處知應天府王魯今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
捕之妖卒不興 辛亥有彗出北斗凡三十七日沒
秋七月壬申以星變赦天下流以下罪死罪減一等

詔自今鑠廳應舉人所在長吏先考藝業合格即聽取
解如至禮部不及格當停見任其前後考試官舉送長
吏並重寘其罪 甲戌以刑部侍郎知青州李士衡為

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賜士衡士衡請刻聖製于本廳從之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害之會帝論時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帝曰何也曰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帝額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八月丁酉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許之

考異按宋史真宗本紀作庚寅日羣臣請立皇太子從之今從長編作丁酉先是知梧州陳

執中上復古要道三篇帝異而召之帝時已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既至進演要三篇以早定

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更有善於此者出之即演要也因召對便殿

勞問久之尋擢為右正言執中恕之子也

考異實錄載執中得見于

崇政殿其日甲寅在立太子後凡十日據本傳則執中既見逾月乃立太子不知孰是以事理推之本傳當得其實蓋羣臣因執中言始有建儲議見于崇政恐非初對也今從本傳執中附傳與正傳載所上演要亦小不同今從正傳考據必詳審耳

癸卯詔前歲上聖號冊寶所賜酺今

秋豐稔可追行之

甲辰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改名

禎大赦天下宗室並加恩文武常參官子為父後見任

官者賜勲一轉乙巳以翰林學士晁迥為冊立皇太子
禮儀使命秘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冊文知制誥盛度書
冊陳堯咨書寶 丁未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

帝初欲授迪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
止兼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有殿侍張迪者
春坊祇候太子不欲其名與賓客同改名克一迪奏其
事帝喜以告輔臣 詔中書門下五品尚書省御史臺
四品諸司三品見皇太子並答拜自餘受拜 壬子彭

王元儼進封通王 癸丑帝作元良箴賜皇太子又作

詩分賜賓客而下 徐國長公主進封福國邠國長公

主進封建國宿國長公主進封鄂國 丁巳詔皇太子

月給錢二千貫禮儀院言至道中敕百官於皇太子稱

名宮僚稱臣續准敕依皇太子所請宮僚止稱名詔如

至道之制 九月丁卯御天安殿冊皇太子 三司假

內藏銀十萬兩 庚辰御正陽門

考異宋史作乾元門

觀酺凡五

日帝作稼穡倍登詩敬器戒酒二諭示輔臣 祥源觀

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 冬十月乙未雪帝作瑞雪
詩賜輔臣 癸丑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非示
信之道望遣官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
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奭初自密州代還時
方置天慶等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請裁省浮
用不報 丙辰契丹命蕭巴雅爾等伐高麗 十一月己
未以翰林學士晁迥為承旨時朝廷數舉大禮詔令多
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內侍持御前巨燭送歸院 乙

亥起居舍人呂夷簡言澶魏豐熟望出內藏錢二十萬
貫市芻糧從之 十二月契丹蕭巴雅爾等與高麗戰于
茶陀二河契丹師敗績 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
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午罷為刑部侍郎翰
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帝賦詩餞之

三年春正月壬戌契丹封沙州節度使曹順為燉煌郡

王

曹順即曹
順也

丁卯翰林學士錢惟演等四人權同知

貢舉 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于崇

政殿時禎冒總喪赴舉為同輩所訟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時有司欲脫宋城王洙問洙曰果保禎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也遂與禎俱罷

考異王洙本傳

云禎冒祖母禪墓銘作母禪令從實錄

呂中曰太祖之世進士不過三十人諸科五十人太宗在位二紀登科近百人真宗時一歲至有千八百餘人當世道寬平之時法令簡約上之人雖不多為之塗以開其紛爭之習亦不狹為之塗以抑其好進

之心是以考察之法雖不求詳而自不容於畧也收取之門雖不求寬而自不容於狹也自糊名之法始于景德謄錄之法始於祥符同保連坐之法嚴于天禧法令雖密所取非人望矣然猶未至盡委之法賈邊之背經旨以立異黜之李迪之偶失韻以越格收之朝廷議論質實如此故王洙寧受同保連坐之罪而不辭則人心風俗其淳厚尤可想也

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

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鄢陵崔立看詳立以為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貢院言不合充薦詔落世質等而劾轉運使及崔立罪立初為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他州道險迺率眾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三人當斬立曰此非私已罪止杖耳從革初不聽論奏詔如立議帝記其名代還特轉大理寺

必知安豐縣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天子既封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外多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願敕有司草木之異雖大不錄水旱之變雖小必聞前後凡上四十餘事云

考異按崔立此疏他史或載入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後亦因事而附見之耳其

月日要不可考今從長編附載于此蓋緣看詳試卷一節彙立事而類書之通以列傳之體也不然則其為果州團練推官事又安從書乎編年紀事之法必以李氏長編為正

是月三司言使臣

傳宣取物承前止是口傳詔旨別無憑由致因緣盜取
錢物今請下入內內侍省置傳宣合同司專差內臣一
員主之以絕斯弊從之 二月壬寅知越州高紳請嚴
禁僧尼受父母禮拜詔從之違者重決罰 丁未出皇
太子所書御詩賜宰相帝作學書歌賜皇太子丙辰又
作勸學吟賜之 契丹以王繼忠為南院樞密使 三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乙丑三司假內藏庫銀一十三
萬 丙寅親試禮部奏名貢舉人得進士王整以下六

十三人賜及第八十六人同出身又賜學究諸科各及第出身有差 癸未入內副都知周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附會者頗衆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家廝養性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妄談神怪事以誅之懷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殿直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時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事

準性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是月準奏天書降乾祐山

中蓋能所為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不疑

考異劉攽作寇準傳云朱

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乃使周懷政

諭準準始不肯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曙固要準準乃從之按王旦卒于天禧元年正月而準上天書乃

三年三月攽誤甚矣或欽若實為此非王旦也

夏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

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

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

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

聖聽也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朱能者姦憐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又曰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能所為獨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帝雖不聽然亦不罪奭也

考異李燾曰奭本傳載天

且無言安得有書之對在祥符初恐誤也移見祀汾陰前又見于此未能所獻天書其迎奉之禮蓋不減祥符而國史實錄諱之遂不復詳且失其時日按稽古錄于是年三月載寇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今用此為據繫之三月末魯宗道孫奭諫疏亦不得其時因此附見國老閒談以宗道所諫為指祥符則誤也今改正之記聞

載與諫語比之正傳尤切直恐與不但一疏今並載之
可見先朝容直臣也按李維集有賀天書降兩表其一
云四月四日迎奉入內其二云八月二十
四日迎奉入內今並用此月日載之長編

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決于丁謂
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設教之
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
準之復相亦以朱能之天書而入當時極言其非者
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真足以破人主之惑
河東轉運使李放貢錢三十萬貫糧百二十萬石詔獎

之 已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永興軍府
寇準赴闕

呂中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徇國守道嫉邪見
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播于處
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
三策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轂屹
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笞之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
公之勲烈何如哉

壬寅召近臣詣真遊殿朝拜天書 五月乙丑左諫議

大夫知鄆州戚綸責授岳州團練副使以提點刑獄官李仲容奏綸有訕上語故也綸篤于古學善談名理喜言民政頗近迂濶事兄維友愛甚厚與交遊故舊以信義著稱士子謁見者必詢其所業訪其志尚隨才誘掖之嘗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間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大中祥符中恩寵甚盛樂于薦士每一奏十數人皆當時知名者晚節為權倖所排遂不復振 乙亥以右正言劉煜

判三司戶部勾院蓋執政者不欲其專任言責故兼他

職卒已監察御史劉平為鹽鐵判官章頻為度支判官

御史于是復兼省職

考異劉平傳云平為御史數上疏論事為丁謂所忌久之除鹽鐵判

官按此年六月戊戌謂方參政恐誤也元年二月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六員不兼他職今堙與平頻皆兼省職非當日詔意也

甲申寇準自永興來朝準將發其門生有

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憚揖而起卒及于禍 六

月戊子保信軍節度使丁謂自江寧來朝召之也 先是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剥卸民罷牽挽艦舟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通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萬功利甚厚詔按視以為當然于是殺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稱其便賜詔獎之 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為太子太保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帝前自

辨乞下御史臺覆實帝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

人辨虛實耶欽若惶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

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

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帝以問欽若欽若謝不省遂罷

相制辭以均勞之意從優禮云尋命判杭州

考異判杭州實錄無

其日于可太子太保歸班下即云尋命判杭州今仍之受金覆實據記聞載蘇頌子容語此必不妄

丁

酉以李允則為客省使知鎮州兼鎮定鈐轄允則在雄

州十四年

考異自景德三年四月為安撫副使九月乃知雄州至今凡十四年也二年正月嘗知雄

州二月即改命何承矩而徙允則知瀛州司河北既罷馬光記聞云允則在雄州十八年蓋誤也

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疑違誓約既而有以為言詔詰之允則奏言初通好不即完治他日復安敢動乎帝以為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板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闢城浚壕起月堤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

山大為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甃標里閤置廊市邸舍水
磴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閭承翰所
修屯田架橋引水作石梁築構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肅
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
觀潛寓水戰州北舊設陷馬坑城上起樓為斥堠望十
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
命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壟築短垣縱
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險阻因治坊巷徙浮圖北

垣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觀之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為契丹所誅嘗燕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使持檄瀛州以若籠運器甲不

決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帝曰
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宴而
燔必姦人所為舍宴救焚事或不測一日民有訴為強
人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怯逾
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益他謀欲以毆人為質
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北界允則移文
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
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後無敢亡者允則不事威儀間或

步出遇民可與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
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
知其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蓄貨貨當時過臣鮮能
及之者 戊戌以寇準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
事保信軍節度使丁謂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故事節
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為參知政事當屬
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辭謂甚恨焉謂在中書準謹
甚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

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甚愧之由是傾構始萌矣

呂中曰王欽若罷則寇準用此君子小人不可兩立也
以寇準為相而丁謂參政此又君子小人不可共
政也然準當是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門生三策為
準謀甚善而準不之悟甘蹈下策何耶

龜鑑曰朋黨之禍其萌于丁寇並命之時乎薰猶不
可同器鸞隼不可並棲從古然也何當時之不察及
此會食都堂拂鬚有責初無他意丁謂不堪而銜之

結讐其兆于此矣澶淵之還大勲未報欽若念讐鼓
之隙而忍肆投瓊之譖利用懷議事之憤而公為下
石之謀錢惟演馮拯之徒翕于前劉承珪陳彭年之
流推于後彼譖人者投畀豺虎可也營營青蠅止于
樊豈弟君子何為一信讒言哉一出而守北門之鑰
再出而涉雷陽之波公之迹危矣噫公之忠節義概
能折百萬之兵而不能折衆口之讒能起外人之問
而不能起邪人之敬能感雷陽之竹而不能感當時

流俗之心然于真宗則何憾焉嘗因是而窺帝之本
心史述澶淵歸上所待準者甚厚曰甚厚云者蓋未
嘗以薄待準也史謂上既從惟演言擢丁謂利用平
章事而所以待準者如故曰如故者是待準之心無
以異于前日也有以深責寇準為言者上則曰自太
傅以上更加優禮有以且令準出外為請者上則曰
有何名目至于末年國史直筆以書之曰寇準罷相
繼以三黜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曰吾目中久不

見寇準何也吁真宗之心于是乎白矣巧言如簧熒惑聖聽謂之罪其可勝誅壯哉李迪奮身而憤曰迪起布衣而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直對上前歷數謂姦謂于是罷知河南有言自裏厥應如響不踰月而復相焉他時流落至死王魯聞之曰此人智數不可測若不死未必不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死一謂則為天下福生一謂則為天下禍姦人可畏如是可不謹哉

滑州決河泛澶濮鄆齊徐境遣使救被弱者卹其家
丁未以吏部侍郎林特為尚書左丞王清昭應宮副使
特性邪險善附會故丁謂始終善特亟引用之 秋七
月辛酉知河南府馮拯言父老僧道舉人等列狀願赴
闕請車駕封中獄帝曰茲事體大未可輕議令拯慰遣
之三司假內藏錢五十萬貫絹十萬疋 學士院言
準詔大理評事胥偃與試偃乃盛度壻又錢惟演親戚
欲乞下別處詔送舍人院試自是有親嫌者並如例

戊辰詔以十一月十九日有事于南郊 殿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曹瑛卒車駕即臨奠之贈中書令謚武懿錄其子儀及二姪外孫官瑛起貴胄以孝謹稱習知韜畧雖無攻戰之效然累歷邊任領禁衛十餘年善撫士卒忠厚謙靜未嘗有過晚節頗傷吝嗇物議少之瑛母嘗閱其家帑見積錢數萬召瑛謂曰汝父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也可知不及汝父遠矣 三司假內藏錢帛二百四十五萬 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體元御極

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不
允凡五上從之 庚辰屯田員外郎鍾離瑾言切見諸
州長吏才境內雨足苗長即奏豐稔其後霜旱蝗螟灾
沴皆隱而不言上固朝廷下抑氓俗請自今諸州有灾
傷處即時騰奏命官檢視如所部豐登亦須俟夏秋成
日乃奏如奏後灾傷者聽別上言隱而不言則論其罪
從之 八月丁亥以天書再降于乾祐縣大赦天下制
曰朕寅奉丕基撫寧中宇慶靈積厚高明博臨受河洛

之圖書開聖真之鴻緒陳嘉牲于崇嶽沈瑄玉於隆雝
順拜文廟之壇恭薦鏤瓊之版儲精淵妙數化醇醲矧
惟咸錫之區是為神明之奧名山之內福地在焉載嚴
曲密之都式佇鴻濛之駕清心昭格璫極覽觀由茲鵜
首之封薦錫龍綈之檢諭朕以輔德勗朕以愛民告臨
降之先期述延洪之景祐介子孫於千億保宗社於大
寧而又乃顧皇儲繼頌寶命昭其仁孝之志示以報應
之祥齋莊載披惕厲彌至考諸冊牒允謂殊尤昔燧皇

掘機但有蒼渠之刻虞舜負屨止觀河清之文豈若祚我菲躬慶及元嗣膺茲繁祉寶冠皇圖思與萬邦共均

純嘏仰答高旻之貺用推肆育之恩

考異李燾曰郊恩密遇忽降大赦蓋

以乾祐天書再降故也及周懷政未能等敗史官諱之遂改易制辭自恭薦鏤瓊之版以下但云迨茲二紀馴致小康邦本既寧天休允集顧惟陰隲奚獨在于思與萬邦共膺純嘏遂大赦天下臣燾初讀實錄國史固疑此赦之必有所為也檢會要云以天書而赦殊不及之因令于諸州所編錄建隆以來赦文尋出全本則其辭蓋昭然且未能等偶造天書實錄正史皆畧之惟此制辭差詳恐其忘逸今特著于此原史官所以深諱者為過舉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此尤可見真宗之盛德矣若乃抹殺其事竄改其辭使後人漫不可曉既失史官

之職又沒帝王改過之善臣燾之所不敢從也今會要乃三朝會要今五朝會要已改云以天下小康故降敕蓋從史也孫興等諫疏或在此敕後然三月末已載之不復遷改且天書實再降則興等于初降即上諫疏亦不可知爾臣某曰為尊親諱春秋之遺意然事不可沒法亦所當昭也以天書再降而赦因未能等敗而遽改其文并沒其事亦失史官之職矣臣按李燾考異方知長編紀事之善他詔書緣文繁帙廣不能盡載此詔同異不可不備列以示來茲制曰朕寅奉丕基撫寧中宇慶靈積厚高明博臨受河洛之圖書間聖真之鴻緒陳嘉牲于崇嶽沈瑄玉于隆睢順拜文罽之壇恭薦鏤瓊之版儲精淵妙數化醇醲矧惟咸錫之區是為神明之奧名山之內福地在焉載嚴曲密之都式佇鴻濛之駕清心昭格瑋極覽觀由茲鵜首之封薦錫龍綈之檢蒞朕以輔德勗朕以愛民告臨降之先期述延洪之景祐介子孫于千億保宗社于大寧而又乃顧皇儲繼頌寶

命昭其仁孝之志示以報應之祥齋莊載披惕厲弼至
考諸冊牒允謂殊尤昔燧皇掘機但有蒼渠之刻虞舜
負扆止觀河清之文豈若祚我菲躬慶及元嗣膺茲繁
祚寶冠皇圖思與萬邦共均純嘏仰答高昊之貺用推
肆青之恩此原詔文考異所謂今諸州編錄建隆以來
敕文尋出全本者也自恭薦鏤瓊之版下削去儲精淵
妙至末三十八句但接云迨茲二紀馴致小康邦本既
寧天休允集顧惟陰騭奚獨在予思與萬邦共膺純嘏
此考異所謂周懷政未能等敗史官諱之遂改易制詞
者也今兩載其詔一則不敢沒前人作史之苦心二則
使後世讀書尚論之士得其實蹟有所折衷見立法垂
戒固不可過諱以無徵立說著書尤不可鹵莽而塞責
也

滑州龍見河決

彰德軍留後馬知節以疾留京

師踰年表求外任命知貝州兼部署將行請對帝閱其

羸令歸本鎮上黨大名之民爭來迎謁疾浸劇俄求還
京師卒遺命諸子令辭詔葬帝深軫悼之贈侍中謚正
惠官其子孫四人知節習兵事以方畧自任頗涉文藝
每應詔亦為詩詠所與遊接必一時名士為治專務抑
豪強恤孤弱性剛直敢言無避未嘗少自卑屈求之武
人蓋鮮儷云辛卯太白晝見大會道釋于天安殿建
道場凡萬三千餘人已亥帝親臨視以藥銀鑄大錢面
賜之戊申自瓊林苑迎奉天書入內庚戌遣使安

撫水災州軍有合寬恤改更事件與轉運使副所在長吏會議施行 九月庚申賜大理寺丞王質進士及第質旦之猶子獻文召試故也 詔自今應犯賊注廣南川陝幕職州縣官委逐路轉運使常加糾察再犯賊罪者永不錄用時司勳員外郎梁象言川陝幕職州縣官曾坐賊左降者多復恣貪逾擾遠民請自今犯賊者不注川陝官並除廣南遠惡州軍帝以廣南亦吾民也且非自新之道故特有是詔 辛巳參知政事李迪言皇

太子舉動由禮言不輕發視伶官雜劇未嘗妄笑左右
瞻仰無不恭肅帝曰常日居內庭亦未嘗妄言也寇準
曰皇太子天賦仁德嚴重溫裕復稟聖訓勤道力學實
邦家之慶也 冬十月己酉知審刑院盛度言在京及
諸路止有斷按三道值降聖節不奏自餘絕無刑牘請
宣付史館寇準曰漢文帝唐明皇時皆幾乎刑措蓋當
時諸侯專殺有聞於朝廷者有便宜而行者今幅員萬
里徒流以上合聞達者皆奏牘以此較之則聖朝刑訟

清簡過古昔遠矣此陛下以德化民精意欽恤所致臣等不勝大慶再拜稱賀詔獎度等十一月辛酉閣門太常禮院上大禮稱慶合班圖皇太子序位在宰相上太子懇讓帝以諭輔臣冠準等面陳儲副之重不可讓抑望遵儀制凡再請乃許詔自今給事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母妻並封郡君初止封縣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王曙冠準女壻也因改舊制議者非準專私而不忌云已已謁景靈宮是日月重輪庚午饗太廟辛未合

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 甲戌皇太子言於玉清昭

應宮建殿置經藏以資聖筭功畢有詔褒答賜殿名曰

長生崇壽 丁丑謁玉清昭應宮還御天安殿受冊尊

號 十二月丙戌富州蠻首向光澤表納疆土帝曰朝

廷得之安用當是其親族不相容耳命轉運司察之果

然 癸巳以任中正周起並為樞密副使 辛亥高麗

王詢遣使乞貢方物于契丹契丹主許之 是月河中

府處士李漬陝州處士魏野皆卒詔各贈祕書省著作

郎賜其家禾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蠲其差役野善
王旦寇準每贈詩必勸以早退旦準皆不能用識者高
之是歲天下戶八百五十四萬五千有奇口一千九
百四十七萬有奇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

起上章泥濘正月盡
閏十二月凡一年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天禧四年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為宣徽北
院使鎮國軍留後僉署樞密院事僉署兼領藩鎮自瑋

始也

以使兼領
自彬始

丙寅開揚州運河 丙子改諸路提

點刑獄為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詔所至視民
籍差等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民以時耕墾招集
逃散檢括稻稅凡農田事悉領之仍各賜農田勅一部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癸未遣使安撫淮南江浙和

州飢民 丁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右諭德魯宗道奏
請自今羣臣除故枉法受贓外其因事計贓情可憫者
並奏裁從之又請選人有罪合銓曹于刑部大理寺兩

司中止問一處詔銓曹自今刑部大理寺定選人罪名
不一即送審刑院速詳定以聞 滑州言河塞詔獎之
已亥翰林學士承旨晁迥致祭庚子羣臣詣崇德殿稱
賀賜修河官吏使臣將士有差是役凡賦諸州薪石棧
橈茭竹之數千六百萬用兵夫九萬人帝親製文刻碑
以紀其功 辛丑發唐鄧八州常平倉賑貧民 戊辰
改禎州為惠州 癸酉詔川廣舉人勿拘定額 乙亥
以益梓州路物價翔踴命知制誥呂夷簡引進副使曹

儀乘傳賑卹之夷簡等請所至勞問官吏將校仍取繫
囚與長吏等原情從輕決遣民願出穀救飢民元詔第
加酬獎望給空名告敕付臣往從之 己卯左僕射兼
中書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卒帝即時臨哭贈太尉中書
令諡文簡五子洎諸壻並遷官敏中端厚愷悌歷踐中
外曉民政善處繁劇累在衡軸門無私謁諸子不令墮
務謹於采拔不妄推薦居大位幾三十年時以重德目
之 夏四月兩月並見於西南 翰林學士承旨晁迥

累表求解近職庚寅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許一子官河南以就養命工部侍郎楊億
為翰林學士大中祥符末億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或
問王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大年頃以輕去
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
衷以全君臣之契也踰六年乃復入禁署分江南轉
運使為東西兩路從戶部判官滕涉之請以便按巡也
丁亥大風晝晦丙申杖殺前定陶縣尉麻士瑤於

青州黥配其親屬家僮有差籍其家初士瑤祖希夢事
劉銖為府掾專以掊克聚斂為己任兼并恣橫用致鉅
富至士瑤益豪縱郡境畏之過於官府士瑤素帷薄不
修又私蓄天文禁書兵器殺人為奸雖鎮將縣官多被
毆刺先是侍御史姜遵風聞士瑤幽殺其姪溫裕奏遣
監察御史章頻往鞠之於是併得他罪故悉加誅罰焉

考異國史載麻希夢事蓋因王皞百一編也司馬光記
開景德初契丹寇澶淵游兵至臨淄麻氏率莊人千餘
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至今基迹尚存謂之
麻氏寨寇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留什二三以衛其家

鄉里賴麻氏以全濟此事當考或可增修然光載姜遵為轉運使欲因此以立威名則誤矣遵在仁宗時乃將

漕京東今不取

時青州幕僚胡順之實首發其事云順之嘗為

浮梁縣令杖豪富臧氏之不輸租者自是其租常為一

縣先又械杖本州職員教練官由是吏莫敢擾及在青

州高麗嘗入貢道出州境中貴人挾以為重使州官旅

拜於郊順之獨不拜因上書論辨朝廷是之

考異正史順之傳豪

橫者乃休寧汪氏休寧屬歙州浮梁屬饒州今從司馬光記聞

先是度支員外郎直

集賢院膠水祁暉出知濰州母亡殯於州城之南暉既

解官就殯所築小室號泣守護蔬食讀佛經者三載徒跣經冬足墮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已亥降詔旌美及其歸葬又賜粟帛令州長吏每月就所居存問初感德軍節度使知陝州王嗣宗以老病再表願入朝優詔召還以足疾不任朝謁復上表求再知許州宰相寇準素惡其為人庚申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致仕嗣宗歷事三朝最為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性傲狠務以醜言凌挫羣類家有恩讐簿已報者

則勾之晚年交游皆八讐簿為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贄
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言於帝請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
激之及嗣宗晚歲疾甚猶眷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
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耳衆皆嗤焉然敦睦宗族待
諸姪如已子臨終著遺戒以訓子孫毋得析居又令以
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云 六月丙申以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平章事冠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為樞
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

君一武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拂鬚故亦恨準及同為樞密使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威附離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為馬軍都虞候劉美妻時帝不豫艱於語言政事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祕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帝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

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請擇方正大臣為羽翼帝然之

考異正傳云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按此時惟演但為翰林學士不當便與丁謂同日而語附傳亦不載惟演恐正傳誤增也今不取張唐英仁宗政要又載準言丁謂恃才挾姦曹利用恃權使氣恐唐英所載亦不得實利用恃權使氣當在太后垂簾時今猶未也陳繹拜罷錄亦止稱丁謂準密令翰林

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

泄夜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

準被酒漏言

考異億自起剪燭此據附傳今正傳削去龍川別志乃云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

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泄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不知別志何所據然別志所稱立太子廢劉后則

是準罷相後周懷政之謀而億所草乃太子監國表耳
雖附傳亦以謂微服過利用正在此時蓋誤也拜罷錄
與附傳同今正傳已改之附傳及拜罷錄並云草制正傳但云草表今從正傳

謂等益懼力譖

準請罷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會日暮召
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
職也乃召惟演須臾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責帝曰
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帝曰與
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
以進帝於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如此則中書但有李

迪恐須別命相帝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言恐泄機事
臣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疇昔所見
者不知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莫得

其詳云

考異李燾曰仁宗實錄冠準附傳陳繹拜罷錄
司馬光記間張唐英政要曾氏隆平集蘇氏龍

川別志並誤以準初罷相時事即周懷政所謀蓋不考
其月日故也國史正傳已略正之但不詳耳今取錢惟
演日記及江休復雜志附益之請太子監國準奏也傳
位太子廢皇后周懷政謀也準以監國奏洩罷相以懷
政謀洩遠貶二事初不同諸書見準坐懷政絀即謂準
本謀如此其實謀出懷政準未必知耳仁宗景祐元年
四月以王曙言追謚楊億亦但云草奏請太子親政不
云草制也龍川別志又云使億草詔書遣曙出使誅異

已者曠藏去之億實
不然今止從實錄

壬寅御試禮部奏名舉人九十

三人 秋七月丁巳太白晝見 癸亥參知政事李迪

兵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錢惟演對於滋福殿初寇準
罷帝欲相迪迪固辭於是又以屬迪有頃皇太子出拜
帝前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
耶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
以求再用曉天文卜筮者皆遍召以至管軍臣僚陛下
親信內侍無不著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早令

出外帝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
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帝
曰與河中府如何惟演乞召李迪諭旨因言中書宜早
命宰相帝難其人惟演對若宰相未有人可且用三兩
員參知政事帝曰參政亦難得人問今誰在李迪上惟
演以曹利用丁謂任中正對帝默然惟演又言馮拯舊
人性純和與寇準不同帝亦默然既而曰張知白何如
惟演言知白清介使參政則可恐未可為宰相帝頷之

惟演又言寇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壻作東宮賓客誰
不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臣言出禍從然
不敢不言惟陛下幸察帝曰卿勿憂惟演再拜而退後
三日拯遂拜樞密使蓋用惟演之言也迪既除宰相而
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 甲子大雨流潦泛溢公
私廬舍大半有壓死者是月連雨而此夕為甚 丙寅
以參知政事李迪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兵
部尚書馮拯為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日告謝

即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正謝日亦如之非常比也 先
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帝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
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此舍人職也帝曰學士
所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
所當草也帝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樞密領使者凡
三人前此未有人皆疑怪曹利用丁謂因各求罷帝徐
覺其誤召知制誥晏殊語之將有所易置殊曰此非臣
職也遂召錢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

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蓋任曹利用丁謂
帝曰誰可惟演曰丁謂文臣任中書為便又言曹利用
忠赤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帝曰諾庚午以樞密使
吏部尚書丁謂平章事樞密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

章事皆用惟演所言

考異此段參取錢氏及司馬氏日記修入晏殊誤召恐不至再當考

馮拯自兵書加吏書必參政日記偶脫今追填之楊億所云此舍人職蓋參政制乃舍人所當草也然所

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甚謀益深是日準入對具
奏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

坐不應獨被斥帝即召迪至前質之兩人論辨良久帝
意不樂迪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退帝復召迪入對作色
曰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迪言謂及利用
須學士降麻臣但乞一知州帝沉吟良久色漸解迪退
復作文字呈進帝意遽釋乃更詔謂入對謂請除準節
鉞令出外帝不許 甲戌昭宣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
都知周懷政伏誅

宋史真宗本紀作
癸酉今從長編

大中祥符末帝始

得疾是歲仲春初苦浸劇自疑不起嘗卧枕懷政股與

之謀欲令太子監國懷政實典左右春坊事出告冠準
準遂請間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疎斥懷政
使不得親近然以帝及太子故未即顯加黜責懷政憂
懼不自安陰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
子廢皇后與其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
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祇候楊懷玉議其事期以二
十五日竊發前一夕崇勳懷吉詣謂第告變謂中夜微
服乘婦人車過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于崇政殿

懷政時在殿東廡即令衛士執之

考異李燾曰懷政本傳云上姑務舍容不

忍斥其過然漸跡遠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輩實錄亦云然取懷政時實在崇政殿東廡則其出入禁中固自如也但丁謂等多為之防使懷政罕得見上耳帝未有跡遠懷政意也本傳又云上怒甚而實錄無此疑本傳飾說今不取

詔宣徽北院使曹

瑋與崇勲就御藥院鞠訊不數刻具引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載以車赴城西晉安佛寺斬之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入內供奉官

盧守明鄧文慶馳驛詣永興軍捕能

考異記開載懷政以二月二日懷小

刀對上自割上因是疾復作皇后命收懷政下獄并於
宮中得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楊崇勳告變誅懷政貶
萊公按懷政誅在七月萊公罷在六月若懷政於仲春
為此則萊公必不待夏末始罷懷政至秋初乃誅也然
真宗實以仲春疾益甚不知懷政既誅有欲并責太子
緣何事耳記聞必誤今不取

者帝意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
帝大悟由是東宮得不動搖丁丑太子太傅寇準降授
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並罷
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與周懷政交通而曙又準
壻也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

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一好詞耳億乃稍安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備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令乘傳赴京師徙知相州太常卿寇準知安州初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謹及準罷丁謂意頗輕迪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帝欲遠徙之帝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

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二人忿爭益自此始 朱能聞使者至自度不免衷甲以出殺盧守明帥部兵挈家屬叛逸既而能衆潰入桑林自縊死 乙酉以樞密副使任中正禮部侍郎王曾並參知政事翰林學士錢惟演為樞密副使 辛卯以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為左正言兼太子左諭德初太子為壽春郡王王旦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於是遵度卒乃命元代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朱

能叛再貶道州司馬詔辭云不務敦修密朋凶惡辱余
輔弼玷乃搢紳仍以其事傳告諸州御史臺揭榜朝堂
準過零陵踰大坡護兵先後不屬溪洞蠻夷乘間抄掠
其酋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耶趣遣人還
所掠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
暇則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繼
以三紕帝初不之知歲餘帝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
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對

考異李燾曰此據司馬光
記聞丁謂傳云周懷政敗

議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而除道州司馬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按居停之語在仁宗初再貶雷州時曾緣此遂謀去謂龍川別志當得之以聖旨質謂乃李迪其事見記聞今從之若此時曾已詰謂則當迪謂忽乎時曾亦必不助謂矣國史恐誤也徐度國紀天禧四年十二月癸丑對輔臣及王欽若于宣和門北閣子中上曰朕覺四體不康丁謂等奏近日聖躬稍安況中外無事乞寬聖心欽若奏今來中書密院公事甚好又出冠準朝廷更無事矣上云除却冠準後甚靜又問冠準何在宰臣曰在道州上曰輕典馮拯曰如準包藏禍心漢唐之法皆當族誅陛下蓋是寬貸上曰朕曲全之于是上色稍怡命坐賜茶而罷不知徐度何從得此恐必不然今附見當考

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

常有不盡絕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然準雖可貶而準之心則不為之少貶

以右司諫判戶部勾院劉煜為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河決滑州大興力役道殍相望煜請策免宰相以答天變時寇準丁謂實在中書及王曙坐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煜歎曰朋友之義獨不行於今日與往餞之經夕而還謂亦不罪也 九月己酉以兵部員

外郎知制誥呂夷簡為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夷簡為治嚴辨有聲帝識其姓名於屏風意將大用之也 丙

辰復御崇德殿視事帝自中春不豫止視事於長春殿至是體平始御前殿 罷樞密副使周起為戶部侍郎知青州僉署樞密院事曹瑋為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都部署兼管勾秦州兵馬起素善寇準而瑋亦不附丁謂謂惡之并指為準黨故俱罷出起性謹密凡奏事及答禁中所問隨輒焚草故其言外無知者 丁卯赦天下

繫囚除十惡已殺人官典犯賊盜官物持仗放火偽造
符印外咸除之其周懷政朱能黨類除已行勘斷外餘
咸許自新一切不問 壬申賜京城酺 太子太保王
欽若自杭州來朝令入赴內殿起居 甲戌給事中知
河陽孫奭言父戶部郎中致仕翌年九十按禮文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令父母八十者許解官侍養望許退歸
田里優詔不許 冬十月戊寅朔中書門下言機務清
簡請依唐制隻日視事隻日不坐從之 壬午御正陽

門觀酺皇太子侍坐凡五日帝自不豫罕復臨幸至是
人情大悅 己丑以前起居郎直史館陳堯佐知滑州
時滑州方庀徒築隄堯佐創木龍以殺水怒隄乃可築
既又作長隄以護之人號為陳公隄 壬辰以太子太
保王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
子講讀 十一月乙卯令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官自今
以提點刑獄勸農使副為稱 修尚書省命龍圖閣學
士陳堯咨總其事 庚申內出聖製七百二十二卷示

輔臣壬戌宰臣丁謂等請鏤板宣布仍命禁中別創殿閣緘藏詔可尋於龍圖閣後修築是為天章閣又請令中書樞密院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為聖政錄從之仍命錢惟演王曾編次乙丑對輔臣於承明殿帝曰朕邇來寢膳頗漸康復然軍國之事未免勞心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蒞政於外皇后居中詳處卿等可議之輔臣請令中書樞密院大臣各兼東宮職任帝許之自冠準貶斥丁謂

浸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乎及議兼職時迪已帶少傅宜得中書侍郎尚書謂執不可第兼左丞迪不能堪變色而起丙寅晨朝待漏謂又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仍領賓客迪曰特去歲遷右丞今年改尚書入東宮皆非公選物議未息況已奏除詹事何可改也因詔謂引手版欲擊之謂走得免同列極意和解不聽遂入對於長春殿內臣奉

制書置榻前帝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因斥謂姦邪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寢而不治準無罪遠斥惟演以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頃之謂迪等先退獨留樞密使副議之帝怒甚初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李迪置對亦未合時宜帝曰曲直未分安得不辨既而意稍解乃曰朕當即

有處分惟演進曰臣與謂姻親忽加排斥願退就班列
帝慰諭久之乃命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
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丁卯迪請對於承明
殿又請見太子於內東門其所言不傳而謂陰圖復入
惟演亦恐謂出則已失援白帝欲留之并請留迪因言
契丹使將至宰相絕班馮拯舊臣可任中書帝可之戊
辰命謂以戶部尚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迫遽其
制詞舍人所草也筠所草制訖不行是日惟演及中

正曾等並如初議遷秩領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
拯利用等制皆格已已謂入對於承明殿帝詰所爭狀
謂曰非臣敢爭乃李迪忿詈臣耳臣願復留遂賜坐左
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於是入
內都知張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令依
舊視事仍詔迪出知鄆州謂始傳詔令筠草復相制筠
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門殊側
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先是帝久不豫語言或

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於宮中衆皆不敢應迪進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帝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

考異拜罷錄云迪欲兼左

丞王曾等以為不可又云迪語極喧戾上連叱之又云上稱迪無禮又云時契丹使將至宰相絕班且欲復相謂錢惟演請并留迪王曾等謂無過曲在迪請令出三兩月復召之此皆陳繹私意曲筆與正史實錄及諸家書並不合今不取獨所云惟演請并留迪或不妄蓋迪與謂初並出守尋復留不知何故當是從惟演議耳然惟演實為謂計當時不得已且并留迪故謂卒留而迪竟出也龍川別志載二相忿爭事又與實錄正史不同

且云劉筠辭不草制乃命錢惟演按此時惟演已副樞密別志誤矣記間亦以為草制者惟演也今皆不取然留丁謂出李迪其謀實自惟演但不當草制而草制者實晏殊也御史臺記劉筠傳云十一月丙辰除丁謂無少傅馮拯與曹利用並兼少保筠當制麻入未宣迪謂忽爭於帝前戊辰筠復直謂罷為戶書知河南迪罷為戶侍知鄆州拯為昭文曾為集賢制既入謂復留要筠改制筠不從卒命他學士為之拯遂為集賢曾依舊為副樞此記載王曾事與他書不同當考宋綬作筠墓銘亦云上在東宮始議邦政以樞輔備三孤筠當上麻入而事遽易丞相要筠改詔筠拒不往卒命他學士為之然則迪謂等初領東宮職及罷相兩制皆筠所草也

庚午詔自今除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參議行之皇太子表陳

讓優詔不允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為不可

曰即日上體平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

力爭不已迪既罷出故有是詔

考異迪傳以為此詔在迪未罷相時蓋誤也考

十八日上對輔臣語則可知此詔與昨詔異矣

以馮拯為右僕射中書侍郎

兼少傅平章事 辛未詔自今羣臣五日于長春殿起

居餘隻日視朝於承明殿 壬申皇太子見宰相樞密

使於資善堂諸司職掌以次參謁 十二月丁丑朔翰

林學士楊億卒諡曰文錄其子紘為奉禮郎億天性穎

悟於書無所不覽自唐大中後詞氣衰濫國朝稍革其
浮至億乃振起風采與古之作者並駕學者翕然宗尚
文思敏速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廢而精密有規
裁尤長典章制度之事時多取正喜誨誘後進賴以成
名者甚衆性耿介敦尚名節多周給親友所得廩賜隨
盡然剛勁寡合時有挾邪說以進者戲億曰君子知微
知彰知柔知剛億應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范仲淹嘗稱之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

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其見重如此 乙酉皇太子親政詔內臣傳稟須覆奏自是輔臣每會議皇太子秉笏南面而立中書樞密院以本司事遞進承令旨時政之外京朝幕職州縣官使臣禁卒咸引對焉事畢接見輔臣如常禮 丁酉以資政殿大學士司空王欽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時帝不豫久事多遺忘欽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上

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宴見帝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帝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為西京留守帝但聞宣制亦不知寤也

考異記開載欽若入資善堂見太子位三少上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

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白上臣已歸班不識詔旨上留其詔改除司空按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乃天禧三年六月甲午初罷相時事謂猶未入中書也若已為太子太保又令歸班則詔旨果不可曉恐謂亦不至此繆

或記聞誤也改除司空今從實錄及本傳押赴中書視事及為使相則參取記聞及江休復雜志稍刪潤之

閏月丁卯以嘉勒斯賚為邊患詔陳堯叟等巡撫帝

久不豫前二日因藥餌泄瀉前後殿罷奏事乙亥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自是體中漸平凡旬浹乃復常焉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

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呂中曰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于中丁謂擅權於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朋黨植猶多也寇準李迪之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竄丁謂而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是歲天下戶九百七十一萬有奇口二千二百七十一

萬有奇 趙德明始城懷遠鎮而居之號興州 高麗
王詢請稱藩納貢於契丹且歸所拘人珠瑋哩契丹遣
使報許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四